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香椿记

暮春的雨丝斜斜掠过青石板,我和妻子在尚书巷菜场的玻璃橱窗前驻足。隔着氤氲水雾,一捧绛紫色的香椿芽蜷缩在保鲜膜里,暗纹叶脉在灯下泛着塑料般的冷光。这场景忽地撬动了记忆的暗闸,上世纪50年代老宅前的香椿树裹挟着井水的清凉扑面而来。外婆曾说:“香椿最恋旧。”原来恋旧的何止是树,连这绛紫色的芽尖都成了时光的信使。

老宅天井里那口青苔斑驳的石井旁,立着棵歪脖子香椿树。惊蛰前后,外婆总要抱着粗陶罐绕树三圈,将隔年的草木灰细细撒在盘虬的树根上。灰白色粉末簌簌坠落时,她总用老南京土话絮叨:“老伙计,该醒醒啦,还晓得啊!”树皮皴裂的纹路里还嵌着去年的秋霜,可待第一场春雨浸润,枝头便悄然钻出绛红芽尖,像孩子怯生生探出指尖,试探着早春的温度。

我常蹲在井台边,看蚂蚁驮着碎屑在树根处穿梭。井水泛着幽蓝的光,倒映着香椿树虬曲的枝干。外婆说这井水养树,树荫护井,就像人要守着根。她总在晨光熹微时汲水浇树,木桶撞在青石阶上,发出清越的声响,惊醒了沉睡的瓦当。

采香椿是堪比祭祖的庄重仪式。晨光初露时,外婆换上浆洗得发硬的靛蓝布衫,从门后取下油光发亮的湘妃竹竿。竿头悬着枚黄铜钩子,据说是她十六岁出阁时藏在嫁妆箱底的念想。邻家孩童捧着粗瓷海碗在树下围成圈,看铜钩轻巧别过枝丫,绛紫色的芽尖便流星般坠入碗中。断口处沁出琥珀色汁液,清苦的芬芳瞬间漫过整个院落。

我总爱凑近看那断口,汁液在晨光里闪烁,像凝结的时光。外婆说这是香椿的眼泪,采椿要挑嫩尖,伤了老枝来年便不长。她教我辨认芽尖的朝向,说朝东的芽最鲜嫩,带着朝阳的甜味。竹竿掠过枝头时,沙沙声里混着铜钩与枝丫的轻响,恍若老友在晨光中低语。

最难忘的是炸香椿的黄昏。外婆揉盐时,粗盐粒在掌心被搓成细雪,顺着叶脉簌簌落下。豁口青花碗盛着新下的鸡蛋,金黄的日轮在碗中漾开波纹。当裹着面衣的香椿滑入油锅,青紫叶尖瞬间绽成金盏,油花翻涌如惊涛拍岸。外公把炸好的香椿在竹篾盖帘上列阵,我总被烫得直呵气也不肯撒手。

暮色里,外婆独坐灶膛前煨茶,跃动的火苗在她眼角的沟壑里跳舞,银发在穿堂风中轻扬,恍若老香椿树簌簌抖落的飞絮。茶香混着炸椿的焦香,在青砖地上织就一张温暖的网。我常把炸焦的香椿叶贴在耳后,说这是“香椿

耳环”,外婆便笑出满脸褶皱,眼角的皱纹里盛满夕阳。

夏至后的香椿树褪去华裳,羽状复叶织出满地碎阴。蝉鸣声里,外婆教我辨认车前草锯齿状的叶缘,蒲公英绒毛里藏着的白色降落伞。雷雨突至时,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叶片上,嘈嘈切切宛如琵琶急弦。我们倚着门廊看雨水顺着树皮沟壑奔流,赭红色的泥浆从树根处漫溢。

雨后初晴,树影在青砖地上游移,像游动的墨鱼。外婆用竹帚扫起湿漉漉的落叶,说这是香椿树在写信。我总爱捡拾完整的叶片,夹在《新华字典》里当书签。叶脉间的金丝在阳光下流转,恍若封存着整个夏天的秘密。

与老香椿树诀别是在1962年谷雨。我攥着赴东辛农场的调令倚树而立,树皮粗粝的触感烙着手心。五年后归来时,老宅已成断壁残垣。邻家金奶奶指着横卧的焦黑树干叹息:“你外婆走的那年春天,它再没发芽。”倒伏的树干截面年轮模糊,像被泪水洇湿的墨迹。

我在残垣间徘徊,看见香椿树的根须仍死死抓着井台边的青砖。那些虬结的根须里,藏着外婆埋下的草木灰,藏着铜钩划过的痕迹,藏着无数个炸椿的黄昏。井水依旧幽蓝,只是再映不出香椿树的倒影。

如今超市冷柜里的香椿芽,叶片被驯服得规整如尺量。工业流水线封印了野性的芬芳,真空包装掐灭了泥土的呼吸。某个加班的深夜,我在泛黄的《新华字典》里发现几枚风干的香椿叶——那是当年夹在书页里的春天。叶脉间的金丝在台灯下流转,忽而懂得外婆所说的“金贵”,原是时光将记忆淬炼成的琥珀。

常觉窗外的梧桐影在稿纸上摇曳,待要落笔时,却洇成老香椿树的轮廓。案头玻璃瓶里,干枯的香椿叶与钢笔并立,在某个恍惚的瞬间,仿佛听见油锅里噼啪作响,看见蓝布衫的衣角掠过井台。钢筋森林里,我们何尝不是移栽的香椿树?年轮里封存着故土的月色,每逢春风拂过灵魂的褶皱,便在梦境尽头迸出几簇紫红的新芽。

昨夜雨疏风骤,半梦半醒间又回到老宅天井。歪脖子香椿树沐着月光亭亭而立,井台边散落着晶亮的芽尖。外婆握着铜钩回头浅笑,蓝布衫被夜风鼓起,像要化作一片湛蓝的云。待要伸手触碰,却见树影化作万千光点,穿过指缝,散作满城灯火。

原来香椿树从未远去,它只是把年轮刻进了时光里,在每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将紫红色的思念,轻轻别在游子的衣襟。

两把。放学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一边走路一边玩。当然,因为常会跪趴在地上,把裤子弄脏磨破,还会耽误回家的时间,有的孩子回家后少不得挨父母一顿揍。

有的同学技巧比较强,赢了不少别人的“啪啪子”,骄傲得像个国王。记得当时,善震和宁方等同学都是“王者”,会拍、扇、削各种技法,经常能连续击败多名对手,让不少同学膜拜不已。当然,输了的也不用担心,因为“啪啪子”成本低,回家找点旧书、旧杂志,就能折成很多“啪啪子”。这样一来,大家积攒的“啪啪子”越来越多,有人的书包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校园里响彻玩“啪啪子”的声音。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老师们起初还没收,但没收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大家“再生产”的速度,这一游戏从来没能被禁绝过。

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一位同学“啪啪子”输光之后,急于“扳本”又临时没有原料,就从语文课本最后面撕下两张,当场折成“啪啪子”。课本的纸张比较硬挺,折出来的“啪啪子”还挺漂亮。当他带着油墨香的课本纸折出的“啪啪子”在地上翻飞时,没人意识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没影响他日常的学习。直到临近学期末尾,老师教最后几课时,发现他的那些课文已不翼而飞,老师得知真相后哭笑不得。后来听说他父亲用竹条打他手心时,他还死死护着裤兜里的“啪啪子”呢。

如今在城市的文具店,柜台里陈列着成套的卡片,塑料包装密封着精致的图案,不少还价格不菲。但再没那种玩具能像自制的“啪啪子”那样,让孩子们趴在地上,用体温焐热冰冷的水泥地,在纸张的翻飞间,把一个又一个课间叠成永不褪色的童年。那些清脆的“啪啪”声已在乡村小学的下课铃声里,化作我记忆深处最质朴的回响。

鱼食花

稻花,是长在稻秆上的花;鱼,却是稻秆下的花。

想到鱼,总难免想到池子。有这么一个池子,水漫及腰。小心翼翼下水,踩在柔软的淤泥上。忽然,身边有滑溜的事物一闪而过。水面上,花枝乱颤的纹路蔓延。于是,人一惊,原来是有鱼儿游过身旁。

乡里的人,一提到鱼,想到的往往是稻田。乡里的鱼,很多是养在稻田里的。不成规模,三三两两,散落在遍布水稻的田中。乡里的农人,播下水稻的同时,也撒下了鱼苗。这些鱼,虽然挣不了什么钱,但对于农人们来说,发挥出一块土地最大的潜力,同样能令人倍感满足。

水稻拔节,精神抖擞。鱼,也跟着一寸寸长大。眼看着水稻抽穗扬花,又眼看着稻花落尽,此时的鱼已经有半斤来重。稻田里,食物丰足,稻花开,鱼儿肥,农人脸上的笑容,也灿烂如阳光。

闲暇时,往稻田边一坐,便能听见来自稻田里的天籁。稻花香,淡淡的,细密却紧实。一朵稻花,从开到落,完成了一朵花的轮回。而当稻花结束了自己的轮回时,却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稻花落在水上,声音清脆而悠长,与之相随的往往还有鱼吞花的声音。吞花入肚,鱼开始自己的生长,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稻花的使命。

鱼食花,这是自然界另一种抒情的方式。稻花凋落,花脉萎缩,落入水中。落水声标志着一朵花的终结,食花声则暗示着一条鱼的生长。万物有起有落,有生有灭,大自然的巧妙就在鱼食花的天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在稻田边,听着这样的声音,便会产生一股愉悦。这愉悦中,有的是因为辛劳所得,有的是源于造化巧妙。这样的舒畅,会从耳朵开始,一直蔓延至心间。直至,对眼前的稻田,生出了真诚而热切的感激。

食花之鱼,肥嫩且鲜美。捞一条稻花鱼,只需少许调料,就能让一锅鱼汤,逆风十里香。品鱼肉,舌尖仿佛都能尝到鱼肉中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稻花香。

稻田里,本是柴米油盐的糊口俗事。鱼食花,却在这样的“俗”中,开出了另一种风雅的花。

不大喜欢热闹的环境,在家里待着的时间相对就多了些。闲时,习惯坐在书房里,找一本书随意翻看,这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书看累了,总爱走到阳台上,站定远眺,看近处天井湖的湖面、不远处的铜官山和城市的楼群,天气好的时候,能望见很远的地方,甚至能看清远处山上一层一层的树。更多的时候,还是爱看自己家阳台上的一花一草,虽然熟悉,也会时有发现的惊喜。

我家阳台上,有盆栽的白兰、牡丹、茶花、茉莉、瑞香、腊梅,也有绣球、吊兰,还有一些多肉植物,甚至还有一株柠檬,林林总总有四五十盆。楼上的阳光太烈,每年一入夏,妻子总要给那些花草搭一个遮阴的架子,上面绑上遮阳网,只有这样,花草们才能安全地度过一个夏天。

今年春天,妻子突发奇想,在阳台上焊接了一个高及屋檐的不锈钢架,并买回来几种不同花色的蔷薇,用大花盆栽好。按照妻子的设想,那些蔷薇,会顺着她搭的架子往上爬,然后各自占据阳台上的一方天空。看见我来,妻子指着花架,高兴地跟我说,明年春天,这边会开黄色的蔷薇花,这边会开红色的蔷薇花,这边会开粉色的蔷薇花,仿佛她已经看见蔷薇花开一般。我不置可否地应承着,心里想,若果真如妻说的那样,我家的阳台,真的会成为一个多彩而又美丽的所在了,等蔷薇爬上架子后,还可以给阳台上的花草们遮阴,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站在我家客厅的后窗,俯身可以看见对面三楼的两户人家。他们两家有一个共用的平台,平台中间是一个花架,花架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远远地看不清楚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花架上开满了红黄相间的杂色花朵,那是蔷薇。一架蔷薇像是一道花屏,隔开了两户人家的空间。在楼上,我能看见两家人的日夕晨昏。清晨,西边那户人家的男主人站在平台上,练习一套大概是他自创的健身操。傍晚,能看到东边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在给那架蔷薇和蔷薇旁的其他绿植浇水,而西边那户人家的女主人正在平台上浆洗着衣裳。他们透过那道花屏,应该也看见了邻居家的日常,不知道他们看见的,是花香中的自己,还是一样的花香氤氲着的邻家生活。

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因为看见那道蔷薇花屏后,才想在我家的阳台上培植一个蔷薇花架。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和支持她的想法,喜欢她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愉悦自己的态度,生活原本应该是简单而又快乐的。

可能是受了妻子的影响,我甚至已经在心中谋划蔷薇花架下那些有趣而又简单的事情了。我要去买一个藤制的秋千,放在蔷薇花架下,待蔷薇花开,或是蔷薇爬满架子的午后,一个人捧一本书坐在秋千上,任清风徐来,任花香满身,让日光花影里的清闲时光,在花与叶间轻移。也可以搬一个小几和几个蒲垫摆在阳台上,和家人一起泡一壶清茶,尝几样可口点心,闲聊几句家常。此时,也许茉莉已开,也许白兰吐香,也许牡丹正艳,都那样随意而又简单。如此简单的事情,正是我所最喜欢的。

□南京 袁家楼

儿时的『啪啪子』

□扬州 李清